

消失的城市记忆

老城墙留给老成都人的老龙门阵

○吴志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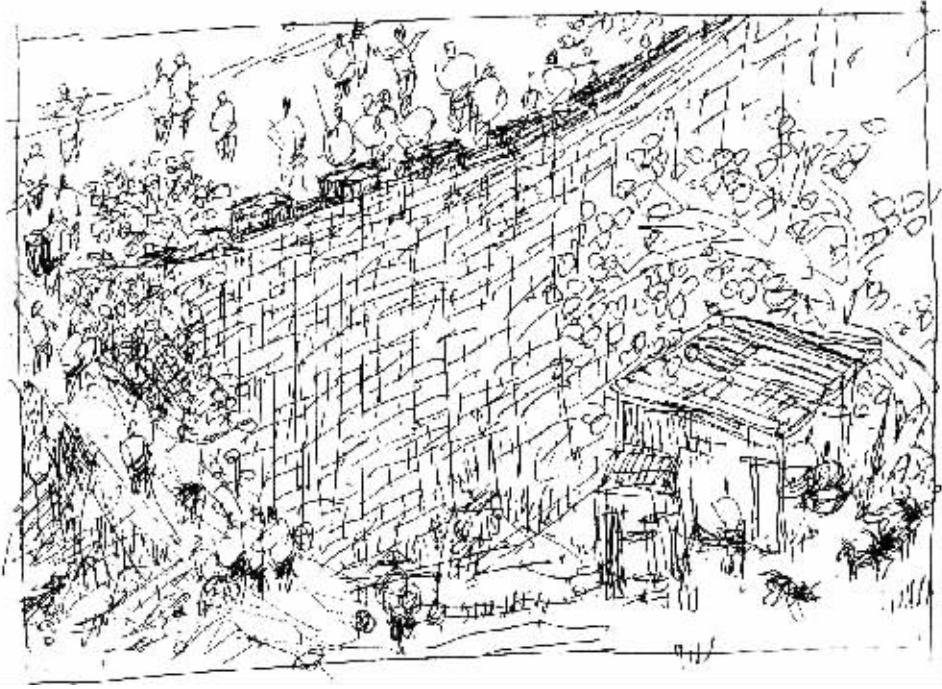
在大多数老成都的记忆里,“游百病”是最经典的城墙记忆。游百病的传统风俗,在四川,通常是在正月十六。一说是大年过完了,男人们要外出挣钱了;一说是贪玩的成都人觉得大年十五还没有耍够。反正这一天,男女老少都走到户外,在高处散步、游一游,祛除百病。用现在的话来说,开春了,脱掉棉衣,到户外尤其是登高做有氧运动。成都地处平原,城墙成了难得的高处。于是,在城墙上游百病成为了老成都的风俗。

成都城墙的墙砖,从清末就开始大量流失。尤其是抗战开缺口之后,很多墙砖渐渐流失殆尽,城墙的缺口处,很多都成了土坡。城墙虽破,但是位置好,所以那时候,在这些土坡上,热闹的时候,能看到卖打药的、翻筋斗的、耍猴戏的、划甘蔗的、逮猫儿的、转糖饼儿的。

在老成都的记忆里,清代尚武,那时候“打金章”的,多是满人的家丁。他们有真武功,英雄末路,就在城墙土坡上扯个圈圈,围个堆堆,拿起个玻璃瓶子,撒几个包包的打药,开始表演拍穿玻璃瓶。一声大喝,手起掌落,玻璃瓶底发声而脱,赢得一阵喝彩和几包打药的成交。

因为人多起来了,一些简易的小吃也在这里蓬勃兴起,最常见的是夹了大头菜丝丝的小锅盔。小贩拎个竹编的兜兜,把盖子翻过来,摆上几个锅盔,旁边摆上几个小碗,碗里盛上点酱油,口味重的食客可以拿锅盔蘸一点酱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种锅盔一分钱两个。几个小伙伴凑上两三分钱,买几个分着吃,或掰开分,或约定好一个人咬多少。

在城墙上游走的小贩,不乏卖纸烟的。那时候的纸烟,不仅可以按支卖,甚至可以两个



记忆中的成都老城墙 向维果 手绘

人约好了合买一支。卖烟的小贩会帮你用木炭或者铅笔在纸烟上做个记号,点燃了给两个买主,一人抽一半,相当公平。那时候,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城墙的土坡上撵来撵去,都是常见的儿童娱乐方式。这大概已经成为老成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岁月带给城墙的,更多的是时光的冲刷。据说是因为成都西门的雨水明显多于东门,因此西门的城墙被侵蚀得更加厉害。但人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城墙和城墙砖历来被

附近的居民“充分利用”。住在城墙根的平民或者流浪汉,都会挨着城墙搭起窝棚,成都人叫“偏偏儿”,以此开疆辟壤。

因为城墙并非里外都是墙砖。通常是外层用墙砖,里面填充泥土。时间长了,城墙砖被附近居民“为我所用”,里面的泥土坍塌形成土坡。土坡也有土坡的价值,土可以打砖、扎河堤、种菜,甚至后来在城墙边上建起了砖厂。更多的土坡,则成了当地居民开荒种地的“自家后山坡”。

灌县城墙兴废极简史

○杨柏成

南北朝时期,成都平原西北部,形成了一个重要集镇,叫灌口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并且在集镇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一个县的规模,后来叫灌县。

在古代中国,一个城市是需要用城墙围起来的,用于防火防盗,防外敌入侵。灌县地处偏僻,民力有限,据《灌县志》记载:“唐、宋时城以巨木为栅。”就是用粗大的木材作栅栏,代替环城的城墙。木材容易腐朽,需要经常更换,于是到了宋朝元祐年间,一个极具浪漫气质的官员,被朝廷派到了灌县,他叫刘随。冥思苦想后,刘随下令:“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使相连属,以为界线。”《灌县志》上记载了刘随围城植柳的事:“今白沙杨柳坪至杨柳河是当时遗迹。”这样一来,既免除了更换栅栏之苦,植下的数十万株杨柳又成了围绕县城的绿色城墙。

到了明朝,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把长城从山海关修到了嘉峪关,修了一万里还不尽兴,还诏令天下筑城。于是灌县的绿色城墙被砍了,按朝廷的规定依山傍水,筑土为墙,包以墙砖,还建成了东西南北四道城门。

后来,又历经了清朝、民国,城墙时有坍塌,时有维修。1951年,修成阿公路,拆除北门城墙,取土垫路基。1952年,拆西门城墙,取墙砖修人民会场。1958年,拆南门城墙,修人民银行、灌口镇医院、百货公司。1968年,拆北门至烈士陵园段城墙,修新华彩印厂。

城墙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是农耕文化对抗游牧民族的有效手段,所以当时国家修长城,城市建城墙,民居建院墙,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城墙似乎并无继续存在的价值。有趣的是,近年来各地又纷纷建起了城墙。我在想,除了因为旅游的需要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方面的含义,比如,建筑学、历史学等等。

— 成都话辞典 —

窝子油糕

○曾智成

窝子油糕是油炸食品,因其窝状又被说成了男人下跪垫膝盖的器物。常听到这样的话:“只有回去跪窝子油糕了。”

夫妻事要慎重,一旦不可收拾,别说跪窝子油糕,跪搓衣板都无济于事。

有一对夫妻,在他们儿子上大学后,男人提出了离婚,房子儿子男人都不要,独吞走了家里的15万元。这钱是家里的全部积蓄,妻子求他,就算是借,请把零头放在家里,儿子读大学要用钱。丈夫说离都离了,儿子都不晓得跟哪个姓,他读书还关我啥子事?!

妻子擦干泪拥住儿子说“天塌不下来。”妻子的专业是安全生产管理,这一行在大兴土木的城市是热门。妻子晚上去工地给民工讲安全生产,这一讲还讲出了名,另外工地要请她去讲还得先号着。

不再为经济担忧,生活阴影散去,离婚好多年都没见过面的丈夫,突然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外,牛高马大妻子工作的儿子大唱“远一点!”妻子心软将他让进了屋。

这以后他就在这里住下了,妻子供他吃的,每月给100元钱作为零花钱。三月半载下来他不满意了,一个月100元,哪来钱打麻将?妻子开始心痛,不是为他,为自己,当初瞎了眼找这样的人,狠心离婚,15万元拿出去打了水漂,收留他不想悔改还想咋个安逸!

妻子弄了一桌好菜,为他倒上酒,“吃了饭你就消失。”端起酒杯的丈夫愣住了,从妻子坚毅的眼色中他知道他完了,他没有喝那杯酒,突然跪在地上,“再给个机会,再给个机会!”“下贱,滚!”妻子彻彻底底被激怒了!

隔壁子

我的老熟人长贵

○梅子

昨天,在仁厚街口子上,我又看见了我的老熟人长贵。他穿着一件本色可能是白色,但此时已呈灰黑色的破旧衬衫,挑着他一年四季都挑着的担子。这副担子是他的全部家当,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只是每次见到他,他都晃悠悠地挑着。

认识长贵是在十多年前了。那时,长贵在我住家不远的巷子口,他用一个装着水的瓷盆和一把气枪,为过往行人的自行车加气补胎。一次,我请他为我的自行车加气。加完气,我递给他5角钱,并告诉他不用找了(那时加气是2角钱)。谁知,他死死地拽住我的自行车,不让我走,硬要找回我3角钱。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后来听街口

的小贩说,长贵先天有些愚笨,本来是有家的,父母去世后,哥哥娶了嫂嫂,嫂嫂不待见他,多次打骂后,长贵就离家出走了。

从此,长贵成了我的熟人,隔两天我便找他加一次气,然后规规矩矩地递给他2角钱。他拿到钱后,总是对着阳光照照,高兴地对我说谢谢。因为脸上总是有污渍,这时他眯缝的小眼睛差不多就找不到了,看到的只是他笑起来咧开的大嘴。

市政在发展,城市在改变,仁厚街亮敞起来,骑自行车的却少了,有一天我发现长贵不见了。长贵消失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出现了。挑着一副担子,冬天一件黑乎乎,泛着油光的脏旧棉大衣,夏天一件灰扑扑、皱巴巴,几乎分不清颜色的衬衣。看见他,我就给他买点儿吃的,中秋送个月饼,端午送几个粽子,降温了,在他经常睡觉的地方放床棉絮,天热时看见他,就为他买瓶矿泉水。

他的记性不好,永远不记得我,永远把我当成第一次见面的人,但每次他都会谢谢我,而后咧开大嘴笑,还总是阿姨婆婆地乱叫。一次,我给他买了面包和火腿肠,他竟跟我说,谢谢婆婆,我要喝酒。我又给他买了一小瓶二锅头。看着他欢天喜地地在阳光下靠着担子,晒着太阳,哼着二锅头,一副幸福到死的样子,我竟心生几分羡慕。

哦,长贵是我的闺蜜为他取的名字,闺蜜说他长得像极了她的一个朋友,朋友叫长富。于是,我们说,他可能是长富流落人间的兄弟,那就叫他长贵吧。至于长贵,无所谓你叫他什么,他只管挑着担子走过四季。

投稿邮箱:495108797@qq.com 养花互动热线:13608015440

幸福成都 赶花会

四时花讯

一入秋 成都就浸在桂花香里

○吴志维



桂花 马干笑手绘

一入秋,成都就浸在桂花香里了。小南街、长顺街、浣花南路、西大街和芳邻路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香路”,百花潭公园是老成都传统赏桂的去处。那些新建的小区,也是遍植香木,还有周边的区县,到处都是大片大片桂花林,“金桂满城万里香”的新都桂湖更是中国五大赏桂胜地之一。

成都的桂花巷,名带桂花,闻名有香。清代,因多植丹桂,得名丹桂胡同。民国初年改为桂花街,后又改名桂花巷。著名作家李劫人,1935年搬到桂花巷,在这里完成了《死水微澜》《大波》等名著。如今的桂花巷,依旧桂花夹道,浓香不散。

明代状元新都人杨升庵,曾在自家花园中“沿堤遍种桂树”,于是有了新都桂湖。受其影响,新都人种桂蔚然成风,每年中秋前后,桂蕊飘香,到此游湖赏桂的游人络绎不绝,形成一年一度的桂花节。在新都,人们赏桂,还要吃花。明末新都人刘吉祥收集新鲜桂花,用蜂蜜酿制,自创美味可口、花香袭人的桂花糕。从此,新都桂花糕世代相传,香满天府。

中秋节前,行走在安仁古镇的树人街,这条因毗邻当年四川最好的中学且因此得名的老街,不时会飘来阵阵幽香。循香而往,是刘文瑄公馆,巴洛克式的西洋门楼背后是中式庭院。行到此处,香味愈浓,逐步进入公馆的二进院,

四方天井中,一株巨大的金桂遮天蔽日,几乎覆盖了整个天井。金桂种于庭院中,有金玉满堂之意,大吉也!这座建成已七十多年的公馆中,栖身着一株树龄超过百年的金桂。真正称得上视觉盛宴的是刘文辉公馆的桂花。在刘文辉公馆延庆园的第三进院落里,北边是一株金桂,南边是多年前嫁接的丹桂和银桂。满园桂香的时候,抬头一看,黄铮铮的金桂、白皑皑的银桂、红彤彤的丹桂,在浓密的树叶间吐露暗香。低头再看,树下一轮金黄、一轮雪白、一轮朱砂,抑或还加上旁边紫薇的绯红,相互浸润,宛如调色盘一般多彩和神奇。秋雨过后的地面,湿漉漉的,盛满零落的花朵,很难不让人感怀。

落红不是无情物,久居安仁的人们早为她们找好了归宿。这安仁古镇,餐馆不计其数,招牌菜各式各样,唯有这桂花酒是家家必制,酒客必点。说来简单,将新采的桂花用蜂蜜腌制,加大邑本地纯粮酿造的好酒入坛密闭浸泡即成,但其中自有诀窍。在树人街上的筱石坊,用桂花酿的酒,桂花浸泡的蜂蜜、桂花茶、桂花红茶、桂花冰粉儿、桂花手工皂……应有尽有。客问美女主人,这桂花是哪来的呢?答,咱这安仁哪里还缺桂花?如果说古镇非得有了水才有了灵气,那可以到大邑新场古镇去沾点灵气。住在水边客栈锦府驿,在夕阳中闭目聆听这潺潺溪流,与溪边怒放的金桂一同呼吸,吐故纳新,尽享金秋。

寻找成都花园

我和邻居共有共享一个蔬菜花园

○小云

邻居和我家除了各自有一个屋顶花园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平台空着,邻居在装修时征求我意见,问愿不愿意把这平台建成一块菜地?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两家一起做防水,做排管,买泥土,我们共同拥有了一块大约60平方米的土地。邻居的父母来自农村,浑身的农技都用在了一块土地上,我自然也跟他们学习和体会栽菜的乐趣。

邻居爸妈两老人骑车跑到农村去弄回来一袋袋鸡粪,掺入土里,买回大桶放楼顶承接雨水浇地,根据季节栽种适合的蔬菜。清明时节,点豆种瓜,瓜豆出芽时还买来纱网遮阴挡鸟,教我留着淘米洗菜的水,择菜切水果的根和皮也留着,埋土里肥田。

这块土地,从春到冬,没有歇过,栽满了适应四季的各式蔬菜,香葱香菜自不必说,那是随吃随摘的。蒜苗,芹菜,光是小白菜都分好几种,番茄、茄子、毛豆吃好久

时间,还有姜和土豆,我以前不认识更没种过。春天,萝卜苗豌豆苗出芽了,可是,小区鸟大多成天来祸害,邻居两老人找出来两件旧衣裳,拿根小木棍支着,风吹来摇一摇,权当稻草人来威胁小鸟。

韭菜长长一畦,吃了一茬又一茬,邻居爸爸妈妈居然在天台上面还种出了芋头,片片绿肥鲜嫩的叶片很好看,我得意地放在微信上展示,结果引来朋友说,你还种了莲花呀?哈哈,简直五谷不分嘛!夏天,两位老人教我辨认南瓜的公花与母花,亲手示范用毛笔蘸花粉为母花授粉。公花不多,还顶着太阳跑到郊区去摘亲戚家的南瓜公花来授粉。秋天,四季豆、黄瓜、冬瓜、南瓜不仅爬满了自己搭的小竹棚,还一直从平台往下爬,楼下窗户一推开,伸手就摘到了鲜嫩的黄瓜,好不惬意。冬天这块地仍然绿油油散发着勃勃的生机,青油菜、紫油菜、大青菜、茼蒿,换着花样来吃。

去年秋天,我外出旅游了一周回来,一推开屋顶花园的门,靠墙立着俩带着灰霜的大冬瓜和一个肥圆的大南瓜,呀,好开心,我上平台一看,原来种冬瓜和南瓜的地已经刨开,种上了其他的菜蔬了。正在劳作的邻居伯伯说该收冬瓜南瓜了,还怕你们回来晚了吃不着了呢,所以先搁你那几了。当时真是好感动,家有这样的劳邻,真是好幸运啊!有一个周末傍晚,我和邻居伯伯正在摘菜聊天,对面另一栋楼,顶楼也是栽种了各式蔬菜,隔着远远的距离,顶楼的阿姨在叫我:妹儿,我这儿有好多玉米,你来不来摘嘛?哈,还有这等好事,我远远地回答她,好呀。于是,蹭蹭蹭,我下四层又上四层楼到了她家,她家更牛,居然栽种了满屋顶的玉米,阿姨说太多了,吃都吃不完,看你也要种菜,送你些。回家一煮,那个清甜啊,超市号称水果玉米的,都没这个甜。

我的植物经

成都农家女古时要插牵牛花

○心岱

清晨六点过起床,去阳台看牵牛花。此时正渐渐天明,云厚,风大,凉爽。昨日看牵牛花有三个骨朵今天会开。果不其然,三朵紫红的花一朵开八分。伸出阳台那朵开六分,那个位置正是风吹的方向,花不断地晃动。下面一朵刚开,算是开两分吧。一般牵牛是随天明而开,不到中午就凋谢了。周作人在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注解中有说,日本古时把牵牛花、桔梗和木槿都称为朝颜。

这两盆牵牛是五月中旬下的种,出苗时间很快,但等小苗一出土,就开始生长缓慢了。我觉得等待它开花的这段时间很长,大概是我心情的原因。我急切地盼着它的叶子长起来,藤蔓攀上架,又担心自己第一次下种栽,不开花或长不好,好在一切顺利。今年的花种是去年秋天留下来的。

去年五月底在花市买了一盆即将开花的牵牛花,那盆花带给了我无比的惊喜,我有许多年没见过牵牛花了。小时,我们只知道叫喇叭花。我家对面是一户

姓贾的人家,门前围了不是很高的竹篱,每年从初夏开始,篱笆上爬满了喇叭花的藤蔓。到了开花时节,每天清晨,篱笆上紫红、深紫的喇叭花就会开得很热闹。我常常早晨上学前去摘一朵,一路上玩着花,进校门就扔掉了。后来平房拆后,搬进了楼房,就很少见此花了。我家的阳台是从没种过喇叭花的,这些年偶尔看到别人家的阳台上栽种的,很是羡慕。住楼房,阳台很有局限性。前些年的阳台都封得死死的,别说牵牛,栽花都成问题。如今的阳台好在有栏杆,去年的那盆牵牛藤蔓有了缠绕的地方,虽然只是铁栏杆,花开得很好。一朵牵牛花的生命很短暂,但整个一株的花期却是漫长的,差不多每天都会一朵朵慢悠悠地开。去年我每天看着花开,熬过盛夏,一直到秋天。在炎夏的清晨,看着牵牛花寂静的深紫或紫红,会使人心里一下子定下来。秋末时,收下一颗颗淡褐色的种子。

前不久看陆游的一首诗,才知道古

时的女子是要把牵牛花插在头上的。这首诗叫《浣溪女》,是八百多年前陆游在成都时写的:“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煎茶。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青裙竹笥何所嗟?插鬓辟瘟牵牛花。”诗中写的是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农家女,出嫁时头上插着牵牛花。杨万里也有写牵牛花:“素罗笠顶碧罗檐,脱却蓝衫着茜衫。望见竹篱心独喜,翩然飞上翠球簷。”日本作家岛崎藤村也很喜欢牵牛花,他把牵牛花称为秋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看牵牛花的变化。他写道:“不久,在红和蓝相间的底色上面,花朵儿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暗蓝,进而是薄红,再为淡紫,最后那银白的花朵依稀可见了。”尽管我去年从夏到秋一直在看花开,却没注意过花是怎么开的。周末看纪录片《微观世界》,才看到一朵跟我阳台上那个颜色品种的牵牛花快速跟开花和凋谢的过程,生命是如此美好,却也如此短暂。